

編主楷孝蔣
書叢小戰大次二

術戰新戰大次二

著 漢 林 特 溫

譯 彥 邦 梁 德 淑 梁

出版局書 代時大

T. WINTRINGHAN

NEW WAYS OF WAR

第二次大戰新戰術

梁淑德 梁邦彥 譯

大時代書局出版

1941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

初版

二次大戰新戰術

(New Ways of War)

每冊定價一元一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T. Winttingham

原著者

譯者

梁淑德 梁邦彥

發行人

許立德

印刷所

大時代印刷所

發行所

大時代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重慶 桂林 金華 昆明

成都 西安 上海 香港

序言

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國蹂躪了波蘭。一九四〇年幾乎擄奪挪威全境。五月擊破比利時和法蘭西直至海邊。六月德人攻下巴黎，法國屈服。在那每一次戰役中都有新戰法的顯示。這我們必須學習。

我們不僅要學習在那些戰役和別的戰役中的新方法。更緊要的是研究出應付那些方法的對策，作我們的自衛。

那時的法內閣總理雷諾（M. Reynaud）於一九四〇年五月廿一日曾這樣說道：

「真正的原因，是我們作戰的一貫的看法不合新的戰爭觀念，因為對作戰方法根本不同，大規模的重坦克車隊及空陸的配合作戰，以及降落傘隊擾亂敵人的後方，像德國取荷蘭，圍比國堅強的列日砲台（Fort of Lage）的戰術，我們很少意料到。」

「我不會向他們講不正確的消息，也不說用電話指揮民政當局引起突然撤退居民的慌亂情形。」

「你們要知道我們目前面對着危機最主要的是頭腦清醒。我們要理解這是新式的戰爭，我們要馬上決議決行。」

這本小冊子出世祇有一個目的——使人頭腦清醒。正如雷諾說的——可惜太遲——在這新式戰爭開展時，最需要的是清醒的看法。

但是讀者如何才能明瞭，這小冊內所描述的新戰術，確實而提出的對策又有那些是對的呢？毫不誇張地，我把我的意見略為一述：

有一件事為一切觀察家所公認，就是：德人進攻時多用轟炸機作為飛行大炮。五年以前在拙著『未來世界大戰』一書中曾說：飛機在下次戰爭中不僅是主要的特別重要的偵察隊，也可作為特種炮隊使用。

後來在西班牙作戰中，我親自經驗到這種飛行大炮的威力，與往日的炮隊其作用大為不同。戰爭爆發不久後在一本『以圖文訓練作戰』的小冊中，我曾這樣寫：

以阻止情形。

時搗亂其抵抗的中心。」

我不會向他們講不正確的要價值是襲擊步兵。它好像是一種容易集合的砲隊，用以阻止情形。

德軍在加爾各答的力備內，凡留意英國廣播的，總還記得：英國航空部長曾好幾次報告空中的偵察飛行。我們的飛機越過齊格非防線，深入德國，飛過挪威，而五六月激戰隨時隨地都有我們的飛機，作特別偵察。有些曾作長距離的轟炸。至於有多少能迅速的集中作為飛行砲隊到前方作戰，掃蕩敵人，我們不知道。我們所知道的是這種轟炸機的應用很少報告。若從報告上看來，我們的飛機作為飛行砲隊的使用，想來不甚多，而德國却充份地利用着。

德國戰術第二個特點，為一般觀察家所公認的是：重坦克車的使用。坦克車有堅強的裝甲，輕的平射砲對之簡直無效力。一九三九年九月七日，我在『每日論壇報』描述德國的輕坦克車，在西班牙並沒有發生大的威力，後又轉述爬過我們陣地的一些大坦克，說：

「也許由於在西班牙內戰經驗的指示，德國新的二十五噸坦克，裝有三吋的山砲

及另十三七味的小砲。機關槍還不算在內。」

這種戰器法國的平射砲是無法阻止的。

在一九四〇年三月發表的「價值的戰局」一書中，我曾寫：「超製比較強大的擊毀坦克的大砲，似乎很有理由。」在這書中我稱讚德國八十八味的砲可以作高射砲，平射砲，也可以作山砲。這種砲比法國七十五味的山砲較大，據法國軍官報告，這種砲在小平射砲太輕時是對付坦克最好的替代物。

需要大的擊毀坦克的砲，在法國未宣戰前，我就早已論及，可惜未能採用。

德國戰術和戰略成功的第三個祕訣，是深入的全面進擊，就是說陸軍的進犯，不止限於一線，乃是全面進攻。各線配合行動，它不是拳頭式的襲擊，而是一掌五指有着鋒利的指甲，每指抓着一個弱點。祇要能突破那弱點，不用顧慮各翼的安全，他們的安全，就靠奇襲使敵人後方混亂，不能再組織起來。

在西班牙內戰中，我發覺雙方進攻時都取這同樣的方式。假如沒有裝甲師團，就挑選精壯隊伍繼續突擊隊。從此以後，我主張全面進擊的戰術。但美法的戰術，不曾注意

這一點，我屢次指出，它是德國的戰術成功的祕訣之一。我們必須學習它。

最後一點，對於德國所用的方法沒有像我們的抵抗方法那樣重要。從西班牙內戰中我得到的結論是：不論是防守或進攻，下級幹部和士兵的主動性，乃是戰鬥中最重要的人性質，務使細心地培植。

我在此次戰爭前指出，在空中攻擊之下，經常指揮系統往往會被破壞，那時長官不應以祇發出命令坐待其執行爲滿足。他應給下屬人員一種最低限度的「總綱」，使他們遇必要時，可以自主地動作，假如命令被割斷的話。

我強調訓練和組織部隊的基調應注重機智、獨立、主動。這些特性的需要，泰晤士報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軍事通訊員所分析的法國五月敗辱的原因，更得到具體的證明。

我上面引用我說過已久的話，不是一定要大家接受。據我看來若是我們沒有反擊坦克和飛機的銳利的武器，這次戰爭就會變成僵局。

我所寫的有些在戰爭未爆發以前，有些在戰爭初期，有些在德國已在法國北部得到大成功的時候。戰局的發展結果，我並不覺得奇怪，有好些事我早就預料到了，我也曾

經建議過許多方法，即使遭遇飛機的轟炸，軍隊仍然可以作戰，居民可以生活。我會把西班牙如何截擊坦克的方法建議過，在法國和英國也是能做到的。這小冊子的用意，不僅是想把新式的戰術，正確地描述一番，最主要的是促當局迅速採用新的防禦的方法，不要過遲措手不及。如能採用新戰法，我準知，我們的抵抗戰是會勝利的。

英國和英國人民可以享受安全，但這安全所付的代價却是很大的。下面我要述說我對陸軍補充部隊，和戰時政策的意見，至於海空軍，我沒寫過任何文章。在沒有皇家空軍前，我曾參加過皇家飛行隊，但爲時已久。對海軍和空軍的問題，我不十分透澈，我祇好不妄作答，但近代陸上的戰爭，我自認有相當知識。實際上，我相信英國陸軍中，在近十年內，沒有任何人用一年或年多的刻苦的實際經驗研究過近代陸軍，近代戰術，及反擊坦克和飛機的方法。那些曾與我一齊參加西班牙內戰所得的經驗，我早就彙集起來了。

這小冊子的材料，有好些是我曾在著名的雜誌上發表過，著者特向各編者致謝。

第一章

當我在寫着這本小冊子的時候，英國正碰到一個大敵用新的戰術來侵略。要明瞭這種新戰術，並且要想找到一個抵禦的辦法，首先必須分析新戰術是什麼？她是怎樣發展的？

任何人都可以判斷：戰爭怎樣發展？變化？以及主力線目前如何進展？憑着普通人對商業上、生產上或交通上主要進展或改變路線的一切常識，便可以了解戰爭的發展。誰都知道，世界上交通事業的發展：在某一個時期，所有的交通全經陸路或取道海洋，其後運河變成了世界載重運輸的主要交通線；再其後鐵路的发展，又佔去了運河的一部分功用；近年以來，跟着汽油引擎和柴油引擎而發展的公路運輸，則局部的代替了以上各種交通工具。這種變化不是絕對的：因為鐵路並未完全消滅了運河的作用，同樣

的公路亦不能使鐵路的作用破產。不過我們要知道變化是存在的。在戰爭中亦有同樣類此的變化，而且我們都很容易看到。

有時候戰爭的變化，與交通上、工業上的變化是平行的。比方：有一個時期，軍需的供給以及軍隊的調動，完全是靠陸路或海洋的。其後又有一個時期，便全靠鐵路運兵，這叫做鐵道的戰爭。現在我們更有摩托化的戰爭，那就是無論軍隊裏的任何供給及運輸，都完全依靠摩托機械。

不明瞭這樣變化的，便是一種致命傷的錯誤。在一九四〇年五月間，有些法國的軍官判斷：德國不能從「色當」突破法國的主力線，因為那地區很少鐵路。後來事實證明：德國的軍隊正從此地侵入法國。在色當及米茲的主力線爲德國突破了之後，有些法國人非常奇怪！其實是他們尚未明瞭摩托化戰爭，已替代了鐵路戰爭。

戰爭不是固定的，而是多方面變化的。好像那些能夠影響農業的天然變幻，同樣地也能夠影響戰爭。所以在戰爭上的神祕，與農業上的神祕是一樣簡單的。普通人的意料不可測的限度，是有一定的，超過了那不可測的限度，便可以達到很確定的境界。一個

農夫希望有收穫；所以雖然天氣是這般不可測料，但他永不會說：「明天不知怎樣？下雨還是括風？今天做什麼？」

我們可以將戰爭的趨勢，拿牠局部的分開來看，但這種趨勢如何互相影響是很難說的。譬如：有人給我幾個數目數「二」、「三」，我雖不知牠將相加成五？還是相乘得六？但我們可以決定，牠絕對不會等於八的。

在許多活着的人的經驗中，當還記得上次世界大戰，西班牙內戰以及此次戰爭的印象。這些戰爭表現出某種趨勢，有一種趨勢是大家都明白的，以為現代化的戰爭就是壕塹戰。在凱撤時代或拿破崙時代或毛奇時代；兵士很少藏在戰壕裏，但現在却很少在戰壕外，這一點便很明顯可以看出來，從一九一四年的大戰與目前的戰爭中，我們可以找出許多同樣的趨勢。最不可測摸的地方，就是這種趨勢是在增長或消滅？還是互相增加或抵消？最低限度，我們可以知道；無論這種趨勢之增加或消失，他們是絕不會產生出一種古代化式的戰爭——人騎在馬背上，手拿着矛盾刀劍，迎面打殺。

這顯明的不可能性，在英國軍隊訓練中，却仍留着一部份。這種思想在後來數章中

，我們可詳細討論。

英國軍隊之將受到這種思想的遺毒，恐怕並不會淺！因為他在新的外表中，却仍有舊的內容。在操練中、紀律中、司令官的指揮及態度，均有此種毒素。

此正足證明；在戰爭漸漸的變化中，現代化的戰爭是每一部分都在顯出佔去了舊的地位。假如我們要去了解純粹戰爭之方法，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將那些舊思想，那些可以送進博物院裏去作古蹟看待的教科書，全行燬滅！這部分工作，是我們工作中的一小部分。我們必須澈底了解戰爭的變化及起因。

從歷史方面看，戰爭的形式既改變了。大部分變化是與普通的交通、生產等事業的變化有關。目前的各種新兵器之產生，是在五金業發明以後，防禦工事之技術，全發源於新的建築。化學的發明，使兵器中有飛機、坦克車及炸彈等……電的發明家法拉底（Faraday）及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他倆差不多都在同一時代，同樣對軍事有貢獻的人，但無論如何法拉底的工作效果，總會比克勞塞維茨的高上幾倍。因為他能實地利用科學，以幫助戰爭。用電的方法，改變了戰爭的形式。

近代有一種東西，最能使戰爭變化利害的，就是在工業中的普通改變現象。從前的機器是簡單的，祇有一種動作的，現在却既一進而為複雜的，自動的，像機關槍：從前是將一粒子彈打出去後，必須再裝上一粒，而今却可以把相當數目的子彈裝上後，依照着人的意思，要打出多少便多少！這便證明現代是機械戰爭的時代了。

這種機器用新法組織起來作大規模的生產品必能生產無限量的各種原料。因此廿世紀的時代可以裝備幾百萬的軍隊與以前任何大戰不同，而每一個士兵所得的彈藥的接濟也要多的多。

到戰時可以用婦女參加大規模的生產。一切近代的生產其每一出品所需人的勞力都比以前少。因此全國可節省許多人力使之移用於軍隊。

生產方法的改變和國民生活的組織不僅加強戰爭并且無可逃避地要趨同於戰爭。以全國皆兵的力量，一日之中即可向敵對者飛擲幾千萬噸的鉛，千萬噸的銅，千萬噸的炸藥而緊密的鐵路和公路運輸各部門加速的生產，更用不着懼怕沒有接濟。

因為這些現象，另造成一新的形勢：即一種僵持的壕壘戰，陣地戰。我知道我們對

這種戰法不感覺興趣，但我們却要論及到，因為它正在發展而德國今日戰術的發展也是隨着這影響而來的。

前次大戰開始三個月後從瑞士到海邊就築起一條不斷的壕溝。這條線在四年的戰爭中有許多處被突破，却總不出幾天或幾禮拜又修復，一直到戰事終了。

西班牙內戰六月後也築起了一條壕溝以比里尼斯山直達到直布羅陀，這線比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歐戰西線長兩倍。那線並非緊接的，但在其空間佈滿着碉堡化的農莊及其他強有力的據點。自從那線建立後兩年中常被破壞，但總不出幾日或幾禮拜又修理好了。

在西班牙守那線的人不及廿年前守西線的人力四分之一。當那線方築起時西班牙的兵力並沒有比百年前拿破崙駐在西班牙兵力強得多。拿破崙的兵士不用壕溝，為什麼一九三六——三九年的軍隊要挖戰壕？為什麼英國法國德國的主力要伏藏在大的戰壕裏？一九三九如此，一九四〇更甚。

當集中防禦一城或集中攻射軍隊用地坑作隱伏，在以前就早有了。小地域或小城南

常用壕溝防衛，如托里·佛德拉(Torres Vedras)的威靈吞壕及俄人在旅順口域外的戰壕。但這些都是例外。以前戰爭規模比較小，不過一城一市的爭奪，戰鬥都在地面上進行，戰壕的作用不甚大。

近代大規模採用就發生陣地戰如一九一五——一八年的壕溝僵持戰。原因是大量的鉛鋼和炸藥以小隊的人可以拋擲的很遠。火力強射擊力大沒有裝甲的部隊遇着裝甲部隊雖數量相等是不能抵抗的。任何一方，站出來就會死。兩方祇好藏伏，兩方都想抄襲。兩方擴展戰線直到無可通處——如大海等，繼續把戰壕擴展。

與廿世紀以前的比較起來，今日的戰術是新式的。這其中最主要的是什麼呢？

德國的新戰略和戰術并不同於陣地戰。我們最感興趣的是所謂閃電戰。但閃電戰的戰略與戰術就是避免僵持陣地戰。我們要把握閃電戰的要素就是反壕溝戰，認死持的部隊為無用。

從一九一四年十月到三月歐戰的西線，陣地戰越弄越森嚴，兩方都不能動，祇是死守着。進攻就是要損失兩三成實力，除了自己消耗外，毫無益處可言。所有的士兵都伏

在壕內遭受重炮的襲擊。

陣地戰以一九一七年三月到一九一八年三月發展到最高度，但有些因素使它部分的崩潰，於是就有新的局勢出現。第一個因素就是坦克，另一種是新的步兵進攻法——所謂彈性的防禦這一因素由各種試驗而成功，在戰術上又叫做全面進攻。

魯登道夫在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戰事回憶錄中描寫第一個因素的發展，在一九一六的冬季時又論到防禦戰術：

「今後所採的戰略完全不同。以前是呆板地守在壕裏，今後是要散開而深入要能主動維持戰鬥力。自然到最後陣地仍要由我們掌握，但士兵用不着對自己說：『無論生死，我總要守着這兒。』相反地，如遇敵人強大的火力，不論任何方向却要避開。全線任何一部分的失敗必須以反攻奪回來。小組主動作戰以前認為不甚妥當的現在却重要了。戰術的着眼上更着重小組。訓練更加重於下級幹部，注意啓發每個士兵的主動性。」

我的同僚對這看法會有劇烈的爭論，我不能不贊成這新的戰術。

讀者看完了上面一段，知道魯登道夫所述的新戰法是以前面到後面，散開的不限集